



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，牵涉到难以计数的资源调配。因此，当我们探讨大运河时，国家权力的彰显不容忽视。

看到张择端画透了汴河两岸的东京梦华——事实上，汴河是通济渠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，它“横亘中国，首承大河，漕引江湖，利尽南海，半天下之财赋，并山泽之百货，悉由此路而进”。

开封沦陷，北宋败落，但运河的故事远未完结。13世纪，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入主中原，元朝建都北京。忽必烈耗时十余载重整漕渠，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，使之不过洛阳而通京杭。郭守敬白浮取水，解决了南来漕粮不必在通州转陆运、直接抵达大都城下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皇帝龙心大悦，为新挖建的漕运要道命名“通惠河”。

元朝的统治不过百年，朱元璋从南方崛起，统一了中国。他把离革命根据地淮西老家很近的南京选为首都，他的儿子朱棣撬走可怜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后，又迁都北京，倾举国之力，筑紫禁之巅。明成祖投入数十万民工浚通大运河的会通河段，让漕运的运力超过四百万石，为迁都奠定了物质基础。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所著《大运河漂来紫禁城》一书，即详细描

《乾隆南巡图》（局部），徐扬。该图有表现乾隆巡视清口枢纽的场景。



绘了营建紫禁城的砖石、木材，南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，是如何通过大运河为京城输血的。

明代的白英和宋礼在戴村大汶河筑坝，引流灌注“运河水脊”南旺，实现全段通航。后潘季驯在黄、淮、运三河交汇的淮安清口修筑高家堰，利用蓄积的洪泽湖水束水冲沙，减轻了河道淤塞。在此基础上，清代的靳辅进一步疏通黄河入海口，水流更畅，冲沙效率提高。而称为“南北襟喉”的清口水利枢纽，现已成了珍贵的水利工程遗产。

明亡清兴，俯视中原亦联系草原的北京依旧是都城，依旧认可大运河未曾怠惰、满足锦衣玉食的功率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前后，天津人王维珍出任太常寺少卿。一日，他在考察漕运时来到通州，扶着城墙远眺运河，但见千帆竞渡、百舸争流，船工号子余音长，龙舟会吸引了熙熙攘攘的人群。各省的漕粮货物到了，漕运官员在检查，官差在吆喝，商人在迎合，随从在侍奉。听说前门外肉市胡同有个卖鸡鸭的杨老板，盘下一家叫“德聚全”的果品店，改名叫“全聚德”卖烤鸭。那鸭子是吃了漕运一路上遗下的粮食，长得肥壮美味，改天得去尝尝……在《北京烟树》一书中，青年作家侯磊回忆老家的市井烟云，称“大运河改变了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关系”；“运河的‘春脖子’不短，但晚清的‘春脖子’短。我们难以感悟到古典的辉煌，却感受到古代变现代，水乡变缺水，文化古城生长出城市病，尤其是运河改火车时的剧痛。运河的现代性并不多，它无法给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嫁接的母体，但它促使北京成为消费之都，那些茶楼酒肆、舞榭歌台甚至红馆青楼，给了市民阶层一个狂欢的公共空间”。

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，牵涉到难以计数的资源调配。因此，当我们探讨大运河时，国家权力的彰显不容忽视。漕粮货物一路北上，帝王们却欢喜南下——隋炀帝执政时曾南巡3次，清康熙30年内先后6次南巡、乾隆亦南巡6次——何故？“天子适诸侯曰巡狩，巡狩者，巡所守也”，“巡”是为了宣示主权，建立“天下咸服”的精神信仰，从而巩固王朝的统治。